

# 把世界目光引向中國作家

# 莫言效應振奮文壇



文學諾獎 花落中國

## 忘掉獎項是最高選擇

【本報訊】據新網消息：莫言曾接受媒體採訪時談及諾貝爾文學獎與中國作家的關係，他以和尙背女人過河為例，表達獎項跟作家寫作沒多少關係。莫言說，忘掉所有的獎項是所有作家最高的選擇。

在當時的採訪中，莫言表示，每年到一個時候，媒體都要拿諾貝爾文學獎做文章，實際上這個獎項跟作家的寫作並沒多少關係。他舉例說，以前講一個老和尙和一個小和尚過河，老和尚背着一個女人過河，小和尚問師傅說為什麼背個女人過河？師傅說我早已經把她放下，你怎麼還沒放下。

他說，我相信沒有人會反對這個諾貝爾文學獎給中國作家，但是好像也沒有說哪個作家非要努力創作來迎合這個獎，這都是毫無科學說法的，「不是說我要努力，刻苦訓練，本來我能跳過兩米，結果跳過兩米一就得獎了。文學獎有時候正好相反，你腳足勁說寫一本書要獲獎，那也不一定。」

對於諾貝爾文學獎，莫言表示，它在歷史上確實評出很偉大的作家，但是也有很一般的、被遺忘的作家也得了這個獎。得獎有一百多個作家，現在真正被記住、作品還在流傳的作家到底有多少個？每個讀者可以想一想。所以不要把這個問題當做一個問題，最好忘掉他。



▲莫言曾談及諾貝爾文學獎時說，忘掉所有的獎項是所有作家最高的選擇 路透社

在距離諾貝爾文學獎公布一小時之際，內地圖書網站上莫言還只是被推薦為「熱點作家」，然而僅僅在莫言獲諾獎消息傳來的十分鐘後，莫言的照片立刻登上了所有大型圖書網站首頁，價值四百多元的全十四冊文集更是放到了首推位置。在「莫言效應」的影響下，與他相關的作家書籍也開始熱賣。中國作家協會對莫言榮獲諾貝爾文學獎發表了賀辭。

【本報實習記者周琳北京十一日電】

中國作家莫言獲諾貝爾文學獎，對此中國文學界的專家學者在興奮的同時指出，這將把世界目光引向中國作家。莫言獲獎，可謂漢語文學獲得世界承認的一個重要標誌。

### 中國作家協會發賀辭

據新華社報道，中國作家協會對莫言榮獲諾貝爾文學獎發表了賀辭。賀辭稱：自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莫言一直身處中國文學探索和創造的前沿，作品深深扎根於鄉土，從生活中汲取藝術靈感，從中華民族百年來的命運和奮鬥中汲取思想力量，以奔放獨特的民族風格，有力地拓展了中國文學的想像空間、思想深度和藝術境界。莫言的作品深受國內外廣大讀者喜愛，在中國當代文學史上佔有重要地位。

### 作品登榜首熱賣缺貨

據了解，莫言的書正在很多書店熱銷，有些已經沒有庫存。上海文藝出版社日前更是有先見地再版了莫言的系列作品。記者在卓越和當當等內地購書網上發現，莫言的大量書都缺貨了。儘管如此，幾乎莫言所有的短篇、中篇、長篇小說都被擺在首頁位置，同時藉着人們對首位獲諾貝爾文學獎的中國作家的關注，



▲莫言的作品在書店受到追捧。其中，長篇小說《蛙》獲第八屆茅盾文學獎 網絡圖片

村上春樹、略薩、海明威等前幾屆諾獎得主和獲獎熱門人選的書也在熱賣中。曾有評論家將莫言稱為中國的馬爾克斯，記者發現就連馬爾克斯的《百年孤獨》也開始登上暢銷書排行榜。在亞馬遜網站上，以「燈光閃亮 一代文學大師華麗綻放」為專題的圖書銷售頗為引人注目，同時在內地最大購物網站淘寶網上，原先搜索莫言出現的「茅盾文學獎獲獎者」，在消息傳來的幾分鐘後已更改為「諾貝爾文學獎獲獎者」，一位賣家告訴記者，銷量在近日一個禮拜中已經增加，相信會更加好賣。

### 標誌漢語文學獲世界承認

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張清華表示，莫

言和許多當代作家已經使漢語文學變得更為多元且博大，也更具藝術創造性和魅力。莫言的獲獎，可以說是漢語文學憑藉自己的藝術水準和文化承載力獲得世界承認的一個重要標誌。在「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成為世界文化共識的今天，莫言憑藉他具有鮮明而豐富的民族文化色彩的作品，成了一個成功的範例。在莫言研究會秘書長、莫言文學館館長毛維杰心裡，莫言已不再僅僅是高密東北鄉的莫言，「他已是一個走向世界的、真正具有中國個性的文學創作者。」

## 舒乙：具破冰意義

【本報記者吳辰北京十一日電】當代作家、老舍之子舒乙先生接受大公報採訪時表示，莫言獲獎是世界對中國文學的肯定，具有破冰意義。世界的眼光終於觸及到了中國文學，而莫言極具中國獨特地域文學氣息的作品，成為他此次能夠問鼎諾獎的重要因素。

舒乙表示，中國文學在世界上是非常優秀的文學，具有相當高的水平，絕不亞於任何一個國家。這次莫言獲獎，可謂是打破了堅冰，讓世界的眼光中終於有了中國文學，讓世界的讀者終於可以接觸到中國文學。莫言拉近了中國文學和世界的距離，非常了不起。

## 張抗抗：人性取勝

【本報記者李理北京十一日電】對於莫言獲諾獎，國務院參事、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張抗抗第一時間向本報記者指出，莫言以作品的人性取勝，他今次獲獎無疑

是對整個中國文學界的鼓勵。張抗抗語帶興奮的告訴本報記者說，替莫言感到高興，莫言是她敬重的作家。「他以中國鄉土地域為原點，對歷史的批判和人性深度挖掘都得到位。」張抗抗續稱，莫言的作品中有豐富的想像性。莫言作品中常常帶有本土性和民族化的表達方式。對此，張抗抗指出，民族的並不一定都是世界的，今後中國作家應該在作品中更加體現人性和全球性。「民族的作品中要有和全人類相同的情感表達，才能得到世界讀者的共鳴。」

## 蘇童：實至名歸

【本報訊】莫言獲獎後，內地媒體第一時間連線了當代作家蘇童。蘇童表示：「聽到這個消息很高興，莫言可以說是當代文學創作的領軍人物，獲得這個獎應該說是實至名歸。」蘇童說，這是莫言一個人的文學獎項。代表中國作家的成功，也更是文學、文本以及他個人文學特質的成功。諾貝爾獎的評委都是專家，以前總有人說「諾貝爾文學獎」帶有政治性，我看未必是這樣，這次莫言就是以純文學性的作品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

## 龍應台：最泥土最國際

【本報訊】據中央社消息：龍應台與莫言相識約20年，龍應台表示，莫言得獎，代表「最泥土的人就最國際」。龍應台一聽到莫言得獎的消息後開心地大笑三聲，「莫言得獎，太棒了！」談到她心目中的莫言，龍應台樂開懷地說，「他長得就很有喜感，胖胖的一團，他常笑」，龍應台認為，莫言創作中充滿土地的元氣，「每回讀莫言的小說，都會感嘆，我不如他。」

## 樂梅健：預言成真

【本報記者張帆上海十一日電】復旦大學中國當代文學創作與研究中心副主任樂梅健教授在兩年前就曾撰文《莫言，問鼎諾貝爾文學獎的條件已經具備》。如今預言成真，在接受記者採訪時，樂教授難掩激動，連連笑言：「很高興。」

## 根植於古老大地的莫言

我在朋友面前，從不諱言對莫言的喜愛與崇敬。大概由於同為山東老鄉的緣故，我對莫言筆下的「高密東北鄉」有着情感與心理上的親近感。他的作品中，我最為喜歡的是《紅高粱》、《檀香刑》、《豐乳肥臀》等幾部長篇小說。最近幾年，在北京工作也常接觸一些文學界的人士，都說中國最有希望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是兩個人，一是北島，二是莫言。此次莫言終於脫穎而出，榮膺諾獎，着實令人振奮歡欣。

在中國當代幾位寫鄉土小說的作家中，劉震雲的《故鄉天下黃花》是於平樸敘述中見對國民劣根性的辛辣諷刺；劉紹棠的《豆棚架雨如絲》是在充滿鄉間田園生趣的工筆刻畫中寫出了細膩哀婉的悲歡離合；陳忠實的《白鹿原》展示了鄉村舞台上的爾虞我詐與恩仇爭鬥；而莫言的作品既可以說兼而有之，又都不十分明顯，他的作品，在於原生地展現了中國民間的生存體驗。

認真讀過莫言作品的人，就會得出這樣的結論：他的小說裡，沒有意識形態的說教，也沒有宏大敘事的主題預設。也正因此，有人批評莫言是一個沒有思想的人。如果只有那種空洞的崇高，才稱之為思想的話，那麼莫言的確如此。他只是一個講故事的人。他的作品，充滿的是對人性、對情感、對靈與肉的淋漓盡致的展示，展示祖祖輩輩在蒼茫大地上波瀾壯闊的愛恨情仇，潮起潮落的痛苦掙扎。

在莫言的作品裡，民俗、傳說、故事、戲曲、鼓書乃至麻衣術、鬼怪神佛統統熔於一爐，成為他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靈感源泉。因而，他的作品有着天馬行空、恣意磅礴的想像力，語言狂放不羈、大膽新奇，有時候甚至粗鄙、怪誕，充滿了東方神秘色彩。這是有別於當今中國文壇同儕的鮮明特色。其實，一代代先民對大自然的敬畏，不正貫穿着整個中國的歷史嗎？莫言在用這種方式來向腳下的土地，作最深沉的致敬。

就像莫言在《紅高粱》結尾中寫的：「我站在雜種高粱的嚴密陣營中，思念着不復存在的瑰麗情景：八月深秋，天高氣爽，遍野高粱紅成洗洋的血海。如果秋水氾濫，高粱地成了一片汪洋，暗紅色的高粱頭顱擊在渾濁的黃水裡，頑強地向蒼天呼籲。如果太陽出來，照耀浩淼大水，天地間便充斥着異常豐富、異常壯麗的色彩。這就是我嚮往着的、永遠會嚮往着的人的極境和美的極境。」

## 百年諾獎圓夢 文化征程道遠

鄭曼玲

歷史將會記載這一天，中國作家莫言獲得2012年度諾貝爾文學獎，成為百年來贏得此項榮譽的首位中國本土作家。

莫言的寫作一直是當代中國的重要象徵之一。奇異的想像力、旺盛的創造精神，使他的小說成為當代中國文學變革旅程中的醒目界碑。他筆下的歡樂和苦難，說出了他對民間中國的基本關懷，對大地和故土的深情感念。而誕生於20世紀初的諾貝爾文學獎，其宗旨在於鼓勵理想主義的創作、對社會壓制人性的批判、對生存狀態與內心世界的關注。以此標準衡量，莫言的作品正是以獨特的文化經驗和視角，穿透性的精神力量，優美精巧的構思，獲得世界性的認同。他的獲獎，當之無愧且實至名歸。

不熟悉中國國情者未必能理解，何以一位作家獲得一個文學獎項，能夠讓社會輿論為之歡呼沸騰，讓億萬普通民眾為之興奮雀躍？事實是，中國人等待這一天已經太久太久。

諾獎自1901年設立以來，已走過整整一個世紀，全世界共有近800人獲得過該獎。

作為一個有着五千年歷史的文明古國，一個曾給世界文明創造過四大發明的國度，內心當然有着一種為人類做出更大貢獻的渴望與追求。然而，諾貝爾獎似乎始終在與中國人捉迷藏，一直未能圓上誕生本土諾貝爾大師的夢想。

尤其是在諾貝爾文學獎上，雖然這一西方人設立的國際性獎項，難免偏重歐洲的視角與趣味，但無論人們如何去指責它的有失公允，都否認不了諾貝爾文學獎百年歷程為世界文學的發展，樹立了一種理想主義與人文精神的尺度。它可能沒有涵蓋所有的代表性作家，但絕大多數獲獎者都是當之無愧的。反觀中國文壇，從當年魯迅的嚴拒提名，到老舍和沈從文因離世而與獎項擦肩而過，百年來，孕育出諸多文學大師的中國，在這一世界性文學桂冠上卻始終「顆粒無收」。

毋庸諱言，當下的中國文壇，具有獨立思考能力和深層社會價值的寫作並不多。我們曾經在極左年代看多了跌倒在政治威權下的文學，充當着工具和打手，而今，又在市場浸淫中發現不少傾倒在經濟誘惑下的文學

。無風骨的創作，往往成為環繞在金錢周圍的奴顏媚骨，污染並威脅着文學的靈魂和生命，也夭折了屬於這個時代的文學大師。可以說，當下像莫言這樣的優秀作家不是太多，而是太少。

當下正處於新舊交替、新舊交融的轉型時代，文學藝術乃至整個大文化建設的重要性，前所未有的凸顯出來。一個民族的覺醒，首先是文化上的覺醒，它的可貴之處，就在於能把學識內化為精神、修養、人格和力量，給自己以信心，給別人以溫暖。因此，真正的作家、真正的文化人應該仰望星空、施展抱負，應該更有使命感和擔當精神。如果沙塵暴撲向了我們的精神家園，唯有多一些直立的風骨才可以擋住風沙。

可以說，莫言的獲獎，給了我們驚喜，也讓我們反思。在國門大開中歷練成熟，一邊向世界學習，一邊發展自己的中國人，應該不避諱自身的痛，真正以奮發進取之心去分享諾貝爾獎的榮耀，才能最終追尋和實現屬於中國人的「諾貝爾之夢」。

曼玲 時評